

五品之下兼中丞者在諸司五品之上供奉官五品之下
兼侍御史者在諸司六品之上供奉官六品之下兼殿中
監察在諸司七品之上及供奉官本品之下如本官帶常
參官攝御史者依本官班序仍舊例准入辭見如本官不
是常參官攝御史者不在此例又諸文武官朝參行立各
依職事官品為序者緣有檢校官高職事官卑及嗣王郡
王任職事官高卑不苛今請應檢校僕射尚書以上及嗣
王郡王任職事官者一切在職事本品之上又准紫宸門
外班除供奉官其餘一切宣政殿前班序登階後任依舊
位如違請准乾元元年三月勅奪一月俸依奏
元和元年四月御史中丞武元衡奏正元二年御史中丞
竇參奏凡諸使兼憲官職除元帥都統節度使觀察都團

練防禦等使餘並列在本官之位請自今以後常參官御
史大夫中丞者准檢校省官例立在本品同類官之上從
之

會昌二年十月中丞李回奏准元和元年四月勅常參官
兼御史大夫中丞立在本品同類官之上自後尚書諸
侍郎兼憲官與左右丞不常並置至於序立式有所疑臣
伏請依前遵守永為定制依奏尚書左丞孫簡奏伏以班
位等差本係品秩近者官兼臺省立位稍遷頗紊彙制理
亦未通今據臺司重舉元和元年所奏勅常參官兼大夫
中丞者准檢校官立在左右丞之上者承前列曹侍郎兼
大夫者至少准京兆尹徃徃帶此官其京兆尹是從三品
至今班位只在本品同類官從三品卿監之上在太常宗

中正卿三品之下其尚書左丞是正四品上戶部侍郎是
四品下今戶部侍郎兼大夫只合在本品同類官從三品
卿監之上在太常宗正卿三品之下其尚書左丞是正四
品上戶部侍郎是正四品下今戶部侍郎兼大夫只合在
本品同類官正四品下諸曹侍郎之上不合在正四品丞
郎之上與京兆尹右正三品卿監之下無異又據尚書右
丞是正四品下吏部侍郎是正四品上今吏部侍郎是王
四品上今吏部侍郎班位在右丞之下蓋以右丞官居省
轄職在紉繩吏部侍郎品秩雖高猶居在下推此言之則
左丞品秩既高處網轄之地戶部侍郎雖兼大夫豈驟
居其上今據散官自將侍郎上至開府特進每品從上下
名級各異則從上下又不得謂之同品今取於理切近者

依崔干等所奏

唐會要卷第二十六

冊讓 舉人自代

讀時令

命婦朝皇后應儀附

皇太子冠

皇太子加元服

皇太子見三師禮

不許與諸王及公主抗禮

鄉飲酒 大射

講武 牋表例

侍制官侍讀附

冊讓

正觀八年勅拜三師三公親王尚書令雍州牧開府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左右僕射並臨軒冊授太子三少侍中中書令六尚書諸衛大將軍特進鎮國大將軍光祿大夫太子詹事九卿都督及上州刺史在京者朝當受冊至光宅元年並停
顯慶元年九月二十七日勅拜三師三公親王尚書令

雍州牧開府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左右僕射侍中中書令諸曹尚書諸衛大將軍特進領軍鎮國大將軍光祿大夫太子詹事太常卿都督及上州刺史在京者諸朝堂受冊至景雲九年八月十四日勅左右丞相侍中中書令六尚書已上欲讓者聽餘並不領至開元中宰相李林甫奏兩省侍郎及南省諸司侍郎左右丞雖是四品職在清要亦望聽讓

大曆十四年五月臨軒冊尚父子儀於宣政殿自神龍已來冊禮久廢准天寶末冊楊國忠為司空至是復行正元三年四月御宣政殿備禮冊拜太尉李晟受冊訖具羽儀乘輅謁太廟遂赴上於尚書省故事臨軒冊拜三公中書令讀冊侍中奏禮畢如闕即宰相攝之時宰相

相張延賞欲輕其禮始奏令兵部尚書崔漢衡攝中書令讀冊左散騎常侍劉滋攝侍中奏禮畢臨軒冊命宰臣下親行事自此始也延賞素與晟有隙至是故特降

舉人自代

武德五年三月勅令京官五品已上及諸州總管刺史各舉一人其有至行者錄才用未申亦許聽自舉其陳藝能當加顯擢授以下

顯慶四年十一月詔凡百官僚郡公卿尹除命多存飾上自茲已後宜各舉所知以自代仍具才行送轉中書省叙用

弘通元年正月京官六品已上清望官及諸州岳牧各以已之職推讓三人並以名聞隨即升擢

上元二年九月二十一日敕文每除京官五品已上正員清望官及郎官御史諸州刺史皆令推薦一兩人以自代仍具錄行能聞奏審其所舉以行殿取
建中元年正月五日敕文常參官及節度觀察防禦軍使城使都知兵馬使諸州刺史少尹赤令畿令并七品已上清官及大理司直評事授訖三日內於四方館上表讓一人以自代其外官委長吏勾當附驛聞奏其表付中書門下每官闕即以見舉多者量而授之
至元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新授三日內上表舉人自代者比來所舉少有撫實殊乖求才之意自今已後每舉人皆令指陳其承前事跡分析言之
元和六年十月中書門下奏准建中元年勅常參官舉

人後便其所舉人兼狀上中書門下如官缺於此選擇進擬從之

咸通四年正月勅中外官且准建中元年勅授官後三日舉一人自代

讀時令

正觀十四年正月二日命有司讀春令詔百官之長升太極殿列坐而聽焉

長安四年司禮少卿崔融上表曰臣伏見去年元日明堂受朝讀時令謹按讀時令日自魏晉已來創有此禮每歲立春立夏大暑立秋立冬常讀五時令帝升御坐各服五時之色尚書令已下就位尚書三公即奉時令就位伏讀凡五時皆如之所以祇迓天和至宋朝亦行

斯理此後尋廢迄至國初但存讀令之文亦不行其事
自陛下御極創建明堂舊典缺本莫不補緝每至元日
受朝布政因以時令之禮附於元日行之令布政等禮
已停不合更讀時令所司因循去年元日尚讀有非古
典事須停廢臣謹與鸞臺鳳閣考古詳議已停讀訖不
敢不奏

開元二十六年四月一日命太常卿韋縉每月進月令
一篇是後每孟月朔日上御宣政殿側置一榻東面置
案令韋縉坐而讀之諸司官長每升殿列坐聽焉歲餘
罷之

乾元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立春御宣政殿命太常卿
于休烈讀春令常參官五品已下並升殿坐而聽之

正元六年二月制自今已後每至四孟月迎氣之日令
所司宣讀時令朕當與百辟卿士舉行之

大和八年六月中書門下奏漢丞相魏相奏云陰陽者王
事之本群生之命自古聖賢未有不由者也請選明經
通知陰陽者四方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宣帝納用
遂制太平國開元中詔今春夏秋冬常令以孟月於正
殿受朝讀時令天寶已後盛典久廢災沴之作實恐由
斯臣等高量來年正月依禮讀時令命太常寺先撰儀
注務於簡便從之

命婦朝皇后

國朝命婦之制皇帝妃嬪及皇太子良婦以下為內命
婦公主及王妃已下為外命婦王之母妻為妃

永徽五年十一月武后初立群臣命婦朝皇后國子以來
舊儀冬至元日百官不於光順門朝賀皇后至乾元元年
張皇后遂行此禮禮儀使二部侍郎于休烈先奏曰據
周禮有命夫朝人主命婦朝女君自永徽五年已來則
天為皇妃始行此禮其日命婦又朝光順門朝官命婦
並入雜處殊為失禮有詔乃停
雲景四年六月勅文武官五品已上母妻未受邑號告
身者不在朝會之限其月勅宗族命婦第一第二第三
品並每月二十六日參又諸親命婦非應朝參及須辭
見謝者皆不得輒奉其會即所司錄人數送內待省內
謂者監前一日奏其曰平明於宮城門外車馬集內謂
者監點引至命婦朝堂下車訖又典定然後奏帳訖各

報所由若辭見參謝及有獻奉亦平明至宮門整比一
時摠奏如勅追喚者隨至聞奏又親諸親五等已上內
命婦才人已上并外命婦朝參乘馬者聽乘至命婦朝
堂從人數准乘車例即入內者令一人監門校尉內侍
省高品官對看然後六柱國入若從內出准此其下從
入者即監搜若有婦人男婦並不得入諸親第一第等
及親王太妃妃下從婦女六人扶車三人散使二人外
命婦二品已下上從婦女二人扶車親王及太妃妃公
王遣阿奴及內監參下從扶車散一人諸親及外命婦
朝賀辭見參謝入內從聽依前件至內命婦朝堂及
夫子宮品高於等從高仍並不得乘擔子其尊屬年
又外命婦品大長公主長公主並視正一品郡主視從

一品縣主視正二品王妻為妃嗣主即王及國公其非始封者同母妻為國夫人三品已上母妻為郡夫人四品若勳官二品有勳母妻為郡君五品若勳官三品有封母妻為縣君帶職者若勳官四品有封母妻為卿君其母邑號皆加太字各視夫子之品即夫子兩有官及爵或准一人有官及爵者皆聽從高蔭及內命婦四品已上母並加邑號一品二品母為正四品郡君三品四品母並為正五品縣君東宮命婦亦准此自外婦人不因夫子號別加邑號者夫人云某品郡君某縣君卿君並准此諸因夫子應授妃已下者見任官從本司無本司從大貫陳牒所司申奏給告身其申奏者所司摠為抄奏若未給授而夫子薨卒者不在給限

諸庶子有五品已上官封者若嫡母在所生之母不得為太妃已下無者聽之承重者不合又諸親婦人并命婦應長參者每月二十六日及歲冬至寒食五月五日並命所司於命婦朝堂供養入諸命婦朝參若行立次第各准夫子同班則非二王後夫人及職事五品已上命婦並不在朝參之例散官三品已上及王若國公得朝參者母妻准夫子例當條自有制者依當條諸蕃人三品已上母妻應加邑號者並授諸外命嬪每朝參光政景運永安等門車馬兩門放出

元和元年十月太常奏外命婦參賀皇太后儀制自今已後每年元日冬至外命嬪有邑號者并准式赴皇太后所居宮殿門進名參賀其立夏立秋立冬并進名參

如泥雨即停依奏

二年七月勅每年元日冬至立夏立秋立冬日外命嬪
朝謁皇太后自有儀常不合前却自今已後諸公主郡
縣主宜委宗正四勾當常參官母妻御史臺勾當如違
太子奪一月俸無故頻不到者有司具狀聞奏

十五年二月太常寺奏內外命嬪請至朝賀參奉前五
宗正寺先牒內侍省計會進名御史臺具集日轉牒諸
司餘准元和元年勅處分依奏

長慶四年三月禮儀使奏故事命婦有邑號者正至四
立並合行起居之禮緣其日西宮起居若依舊章事涉
煩褻今請正至日即詣興慶宮起居訖詣光順門起居
制可

天祐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勅冊皇太后內外命婦北合
朝賀今緣命婦未有院宇兼慮或闕禮依若准舊儀恐
難集事宜令各據章表稱賀

皇太子冠

正觀五年正月有司上言皇太子將行冠禮宜用二月
為吉請追兵備儀注上曰今東作方興恐妨農事令改
用十月太子少保蕭瑀奏稱准陰陽家用二月為勝上
曰陰陽拘忌朕所不行若動靜必依陰陽不顧禮義欲
求福祐其可得乎若行所行皆遵正道自然當與吉會
且吉凶在人豈假陰陽拘忌農時甚要不可暫失

開元六年侍中宋璟上表曰臣伏以太常狀以皇太子
冠准東宮典記有上禮之儀謹按止禮非古從南齊後

魏始有此事而垂拱神龍更扇其道群臣欽錢獻食君上厚賜答之姑息施恩方便求利每緣一事有此再煩齊魏乃胡虜之風故不足效後車諷有前車之戒應當取適皇太子冠乃盛禮自然合有錫賚上臺東宮兩處宴會非不優厚其禮儀上停

皇太子加元服

正觀八年二月三日皇太子加元服
永徽六年二月五日皇太子加元服內外文武官為父後者賜爵一級
顯慶四年十月十二日皇太子加元服
開元八年正月十一日皇太子將加元服十二日太子謁太廟十三日宴百官於太極殿

皇太子見三師禮

正觀十二年七月禮部尚書王珪妻魏王師上問黃門侍郎韋挺曰泰昨與珪相見若為禮節挺對曰見師之禮拜答如儀訖王問珪忠孝珪答曰陛下王之君也事君思盡忠陛下王之父也事父思盡孝忠孝之道可以享天祐餘芳可以垂後業王曰忠孝之道已聞教矣願聞所集答曰漢東平王蒼云為善最樂上曰我常語泰汝之事師如事我也泰每先拜珪珪亦以師道自居物議善之

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上謂房玄齡蕭瑀曰太子三師以德導人者也若師禮卑則太子無所取則是詔令撰三師儀注太子出殿門迎先拜三師答拜每門讓三

師坐太子乃坐與三師書前名惶恐後名惶恐再拜其
年皇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有奪嫡之漸內外儀擬上惡
之謂侍臣曰當今朝臣忠蹇無踰魏徵我遣傳皇太子
用絕天下之望及草詔曰徵其辭乎皆曰徵已拜侍中
必不受師傳上曰徵識吾此意當不固辭及詔為太子
太師徵自陳有疾詔荅曰漢之太子四皓為助我之賴
卿即其義也知公疾病當卧護之即拜而奉詔其年四
月英公勣為特進太子詹事乃同中書門下三品上謂勣
曰我兒新登儲兩卿舊長史今已官事相委故有此受
屈資勿怪也以孤思之無越卿者公往不遺李密今豈
有遺朕哉勣雪淚致詞以謝
是月詔宰臣劉洎岑文本褚遂良往東宮與皇太子遊

處為賓客初洎上疏以皇太子初立宜遵師重學與正
人遊故上嘉歎行焉

太和八年十月太常禮院奏今月十七日皇太子與太
師相見請前一日開崇明門內外門所司陳設依奏
開元三年四月勅宜令師保賓客詹事左右春坊五品
已上官每至朔望日伏下 與前件官請崇明謁見皇
太子其一官兩員已上者任分番如遇陰雨休假其輟
放並權停

其年八月勅太子太師鄭軍每月與賓詹左右春坊五
品已上官謁見皇太子宜令每月更添一日以二十六
日二十一日詣崇明門謁見若遇陰雨休假其輟朝放
朝即取以次雙日餘准今年四月勅處分九月勅太子

太師及東宮每月二十六詣崇明門謁皇太子宜停

不許公主與諸王抗禮

正觀十一年中書舍人高季輔上疏曰切密見密王元
曉等事懿親陛下友愛之懷義高古昔分以車服委以
藩維須依禮儀以副瞻望比見帝子拜諸叔諸叔亦答
拜王爵既同家人有禮豈合如此顛倒昭穆伏望一垂
訓誡永循彛則

顯慶三年三月二十一日詔父母之尊人倫以及舅姑
之敬禮經攸重苟違斯義有戮彛倫如聞公主出適王
妃作嬪舅姑之父母皆降禮答拜此乃子道亡替婦德
不修何以式序家邦儀刑列閭自今已後可明加禁斷
一依禮法

神龍元年二月十五日制曰朕臨茲寶極位在崇高負
宸當陽雖受宗枝之敬退朝私竭乃用家人之禮近代
已來罕遵軌度王及公主曲致私情姑叔之尊拜放子
姪違背禮典情用撫然自今已後宜從革弊安國相王
及鎮國太平公主更不得輒拜衛生重俊兄弟及長寧
公主等宣示尊屬知朕意焉

鄉飲酒

正觀六年詔曰比年豐稔閭里無事乃有惰業之人不
顧家產朋遊無度酣宴是耽危身敗德咸由於此每覽
法司所奏因此致罪寔繁有徒靜言思之良增軫歎自
匪澄源正本何以革茲俗弊欲當納之軌物詢諸舊章
可先錄鄉飲酒一卷頒行天下每年令州縣長官親率

長幼齒列有序通相勸勉依禮行之庶家識廉恥人知敬讓

唐隆元年七月十九日勅鄉飲酒禮廢為日已久宜令諸州每年遵行鄉飲酒禮

開元六年七月十三日初頒鄉飲酒於天下令牧宰每年至十二月行之至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上疏曰州牧縣宰所寄者豈揚禮樂典冊經籍所教者返古還淳上奉君親下安鄉族聖朝制禮作樂雖行之曰久而外州遠郡俗習未知徒聞禮樂之名而不知禮樂之實切見鄉飲酒頒於天下比來准貢舉之日畧用其儀閭里之間未通其事臣在州之日率當用所管縣一一與父老百姓勸遵行禮奏樂歌至白華華黍南陔由庚等

章言孝子養親及群物遂性之宜或有泣者則人心有感不可盡誣但州縣久絕雅声不識古樂伏計太常真有樂器大樂久備和聲望天下三十五大州簡有性識人於太常調習雅聲仍行笙竿琴瑟之類各三兩事令比州轉次造習每年各備禮儀准令式行禮稍加勸獎以示風俗二十五年二月勅應諸州貢人上州歲貢三人中州二人下州一人必有才行不限其數其所貢之人將申送一日行鄉飲酒禮牲用少牢以觀物克

大射

武德二年正月賜群臣大射於玄武門四年八月賜五品已上射於武德殿
正觀三年三月三日賜群臣大射禮於立德門

五年三月三日賜文武五品已上射於武德殿

六年三月三日賜群臣大射於武德殿

十一年三月三日引五品已上文射於儀鳳殿

十六年三月三日賜百僚大射於觀德殿其年九月九日又賜文武五品已上射於玄武門

永徽三年三月三日幸觀德殿賜群臣大射

五年九月三日御丹霄樓觀三品已上行大射禮四日

賜五品已上射升永先門樓以觀之

麟德元年三月三日展大射禮自後遂不行此禮

景雲二年諫議大夫源乾曜請行射禮上表曰臣聞聖

王之理天下也必制禮以正人情人情正則孝於家而

忠於國此道不替無不理也故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

壞是以古之擇士先觀射禮所以明和容之儀非取樂

一時夫射者別正邪觀德行申祭祀辟寇戎古者哲王

莫不遍襲臣切見數年以來射禮便廢或緣所司惜費

遂使大射有虧臣愚以為所廢者物所全者禮故孔子

云爾愛其羊我愛其禮伏望令聖人之教今古常行天

下幸甚

先天元年九月九日御安福門觀百僚射至八日乃止

開元七年三月三日賜百官射時金部員外郎盧廩與

善射者雖引滿俱不及操而互言工拙蕃戲曰與廩箭

俱三十步左右不晚蕃箭去操三十步盧箭去身三十

步也八年九月七日制賜百官九日射給事中許景先

駁奏曰近以三九之辰頻賜宴射已著格令猶降綸言但古制雖存禮章多闕官員累陪帑藏未克水旱相仍

繼之師旅既不足以觀德又未足以威遠耗國損人且為不急夫古之天子以射選士諸侯以射飾禮樂以射觀容志故有駟虞理首之奏采繁采蘋之樂天子則以備官為節諸侯以時會為節卿大夫以循法為節士以不失職為節皆審志固行德美事成陰陽克和景副我作故諸侯貢士亦試於射宮容禮有虧則黜其地是以諸侯君臣皆重意於射之禮也大矣哉今則不然衆官既多鳴鏑亂下以苟獲為利以偶和為能素無五善之容頗失三侯之禮冗官厚秩禁衛崇班勲盈累千其笑無數近河南河北水滸處多林胡小蕃見寇郊壘聖人憂勤招恤猶未能安今一箭偶中見一丁庸調用之既無惻隱獲之固無恥暫考古循今則為未可且禁衛

武官隨番許射能中的者必有賞焉此則訓武習戎時亦不闕待寇寧歲稔率由舊章則愛禮養人天下幸甚疏奏遂罷之至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三日勅大射展禮先王創儀雖沿革或殊而遵習無曠往有陳奏遂從廢寢永鑒大典無忘舊章將射侯以觀德豈愛羊而去禮緬惟古訓罔不率由自我而闕何以示後其三九射禮即宜依舊遵行以今年九月九日賜射於安福樓下此已後射禮遂廢

講武

武德元年十月四日詔殺氣方嚴宜順天時申曜威武可依別勅大集諸軍朕將躬自巡撫親臨校閱至八年十一月十日講武於同官縣

正觀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皇帝從太上皇閱武於城西
顯慶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講武於泔水之南行三驅
之禮上設次於尚書臺以觀之許州長史封道弘奏尚
書臺本國漢南郡太守
馬融講尚書於此因以為名今陛下親降此臺以觀校
習請改為講武臺從之
五年三月二十八日講武於并州城北上御飛閣引群
臣臨觀之左衛大將軍張延師為左軍左右驍武等六
衛左羽林騎士屬馬左武侯大將軍梁建方為右軍威
凌武侯等六衛右羽林騎士屬馬一鼓而示衆再鼓而
整列三鼓而交前左馬曲直圓銳之陣右馬方銳直圓
之陣三挑而五變步退而騎進合而各復其位許敬宗
奏曰延師整而監建方敢而銳皆良將也李勣曰甲冑
精新將士齊力親之者猶震恐况當其事乎上曰講閱

者安不忘危之道也梁朝衣冠甚盛人物亦多侯景以
數千人渡江一朝瓦解武不可躡又不可弃此之謂也
麟德二年四月二十五日講武於却山之陽上御北城
樓以觀之

聖曆二年十月欲以季冬講武有司稽緩延入孟春麟
臺監王方慶上疏曰謹按禮記曰月令孟冬之月天子
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此乃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以
習射御角校才力蓋王者常事安不忘危之道孟春之
月不可以稱兵兵者干戈甲冑之摠名兵共金也金性
尅木春盛德在木而舉金以害盛德逆生氣也孟春行
冬令則水潦為敗雪霜太摯者種不入蔡邕月令章句
云太陰新休少陽尚微而行冬令以導水氣故水潦至

而敗物也。雪霜太摯折傷者也。太陰平時雨雪而霜故
太陽首種首種謂宿麥也。麥以秋種故謂之首種。入收
也。春為寒所傷故至夏麥不成長也。孟春講武是行
冬令以陽故犯陰氣害發生之德。臣恐水潦敗物雪霜
損稼夏來不登無所收入也。伏望大恩不違時令。孟冬
教習以順天道。制荅曰：循覽所陳，深合典禮。若違御意

此乃月令虛行，佇起直言，用依來表。
先天二年十月十三日，講武於驪山之下，徵兵二十萬，
鎡金甲耀照天地，列大陣於長川，坐作退進，以金鼓之
聲節之。三軍出入號令如一。上親援戎服，待大搶立於
陣前，兵部尚書郭元振以虧失軍容，坐於纛下，將斬之。
宰臣劉幽永張說跪於馬前諫曰：元振翊戴上皇，有大

功於國，雖犯軍令，不可加刑。伏願寬宥，以從人望。及捨

之配流新州給事中知禮儀使唐紹以草軍儀有失，斬

之上既怒唐紹左右尤望寬之會右金吾將軍李邕遽

遂請宣勅斬之時人痛惜紹而深咎邕尋有制罷邕官

終身擯廢薛訥為左軍節度眾以元帥及禮官得罪諸部

頗亦失叙，唯訥及解琬軍不動，上令輕騎召訥等至軍

門，不得入，禮畢特加慰勞。

開元八年八月，勅國家偃武教，修文德百年于茲矣。自

運屬清平，人忘爭戰，俎豆之事則常聞之，軍旅之禮我

所未暇。且五材並用，誰能去兵。四方雖安，不可忘戰。故

周禮以軍禁紕，邦國以蒐狩習戎旅。不教人戰，是謂棄

之宜。差使於兩京及諸州，簡取千萬人，務求灼然驍勇，
不須限以蕃漢，皆放蕃後，差科准令團伍教練，辨其族

物簡其車徒習攻取進退之方陳威儀貴賤之等俾失
少長有禮疾徐有節將以懷服將以保大定功協
于師正以弘武備應頃期集及有蠲免所司明為條制
仍別作優當法聞卷至德二年八月御鳳翔府門大閱
三年正月御翔鸞閣習武
大中六年五月勅天下軍府有兵馬處宜選會兵法能
弓馬人充教練使每年依禮教習仍於其時申兵部

牋表例

舊例上所及下其制六天子曰制曰勅曰牒皇太子曰
親王曰主曰教尚書省曰
州下縣下之達上其制有六為狀上皇太子曰牋啓
鄉皆曰符下有品也
於其長為牒廢人之言曰解諸司相質問有三曰閱
上公文皆為牒廢人之言曰解諸司相質問有三曰閱
其間通曰刺舉曰移連署於他司移則通判之官皆曰

正觀十九年正月上征遼發定州皇太子奏請飛驛遞
表起居又請遞勅垂報許之飛驛奏事自此始也
其年五月十日高士廉劉洎等表稱皇太子與百官書
疏先無牋式請定其儀詔凡是處分論事之書皇太子
並畫令太子左右庶子已下署姓名宣奉行書案畫日
其餘與諸親友師傅等不在此限
天冊二年二月一日勅自今已後施勅行制及內外官
司奏狀文按並大字至聖曆元年四月十一日制勅公
文錢物倉庫計贖科罪傳符過所各依式及別勅作大
字餘尋常文按解牒進奏並依常式
景龍三年二月有司奏皇帝踐阼及加元服皇太后如
號皇后皇太子立及元日則吏若京官五品已上在外

者並奉表疏賀其長官無者次官五品已上者賀表當
州遣使餘並附表令禮部整比送中書錄帳摠奏又應
上表格及奏狀並大書一行不得過一十八字其署名
不得大書諸奏軍國事者並須指陳實狀不得漫引古
今凡須奏請者皆為表狀不得輒牒中書省若事少者
即於表內具陳使盡事情若多不可盡書者任於事前
作一事條表內不須重述

景雲二年六月勅南衙北門及諸門進狀及封狀意見
及降墨勅並於狀上書一題時刻夜題更籌

先天二年三月三十日誥制勅表狀書奏牋牒年月等
數作一十二三十四十字

開元二年閏三月勅諸司進狀奏事並長官封題進仍

令本司牒所進門并差一官送進諸奏事亦准此中書
門下御史臺不須引牒其有告謀大逆者任自封進除
此之外不得為進如有違者并先決杖三十七年三月
二十六日勅胡書進表並令西蕃所由州府翻訖封進
十一年七月五日勅三都晉守兩京每月一起居此都
每季一起居並遣使即行幸未至所幸處其三都晉守及
京官五品已上三日一起居若暫出行幸發處晉守亦
准此並遞表

二十三年八月儀制令皇帝天子夷夏陛下對表通稱

至尊臣下內乘輿所服車駕所稱諸赴車駕所及詣行

在所皇太子已下率土之內於皇帝皆稱臣皇后已下
率土之內於皇帝太后皇太后皆稱妾六宮已下率土婦人

於皇后皆百官上疏於太皇太后皇太后稱殿下自稱皆曰臣百官及東官對皇太子皆稱殿下表同百官自稱名官官自稱臣

天寶十年十一月五日勅比來牧守初上准式附表申謝或因便使或有差官事頗勞煩亦資取置自今已後諸郡太守等謝上表宜並附驛遞進務從省便至十三載十一月二十九日詔自今已後每載賀正及賀赦表並宜附驛遞送不須更差專使會昌五年八月御史臺奏應諸道管內州合進元日冬至端午慶陽等四節賀表自今已後其管內州並仰付常道專使發遣仍及時催促同到如闕事知表狀判官罰本職一月課料發表訖仍先於急遞中申御史臺除

四節外非時別有慶賀使司便牒支郡取表狀急遞至上都奏委晉至上都委晉後官進奏緣使司賀表先來其表郡表則待齊到一時付遞中發遣加前却亦准四節制倒處分舊例支郡不賀者即不用聚表賀奏大中三年應邊鎮及諸道奏事表時有不題事由舊制引進狀內每其所奏事由時邊鎮節將以討伐党項羗兵機急速恐外人先知因此有此請自後諸道率多為例亦無正勅及中書門下處分

待制官

正觀元年閏三月二十九日太宗謂蕭瑀曰朕少好弓矢自謂能盡其妙近得良弓十數以示弓工曰皆非良材也朕問其故曰本心不正則脉理皆邪弓雖剛勁

而遺箭不直非良工也朕始悟焉朕以弓矢定天下四方用弓多矣而有天下日淺得為理之意固未及於弓弓猶矢之何況於理日是遂延者老問以政術京官五品已上更宿中書兩省太宗每延與語詢訪外事務知百姓疾苦政教之得失焉

永徽六年十二月五日詔禮部尚書弘文館學士許敬宗每日待制於武德殿之西門

顯慶四年二月二十八日引諸色日舉人謁見下詔策問之凡九百人 李業張昌宗秦相如崔行功郭待封五人為上第令待詔弘文館每坐日令五人隨伏供奉文明元年九月五日赦文宗京官五品已上清官每日於章善明福門各一人待制證聖元年左衛曹曹參軍

負半千充使吐蕃辭日則天謂之曰久聞卿名謂是古人不意乃在朝列境外小事不足煩卿宜且番待制也遂與王 石抱忠並為弘文館學士仍與著作佐郎路敬淳分日於明德門待制

先天二年十月五日勅京清官及朝集使六品已上每日兩人隨伏待制供奉及宿衛官不在此例至開元十四年七月詔曰比令百官更直待制期於謹議時細箴規不聞一言甚無謂也凡百僚庶宜体朕懷各盡昌言以副虛佇於是太子左庶子吳兢等各上疏極言得失永泰元年三月一日勅惟政之難非賢物又必稽於衆允執其中實伏群材用弘庶績朕以國步未康朝經或闕思與文武蓋臣咨謀善道尚書左僕射冕右僕射英

又太子少傅遵慶太子少保兼御史大夫志直太子詹事兼御史大夫臧希讓左散騎常侍暢權檢校刑部尚書王昂檢校刑部尚書崔渙吏部侍郎李季卿王延昌禮部侍郎賈至杞王傳吾令珪等並集賢待制大曆十四年六月八日門下侍郎崔祐甫奏伏以先天二年令群臣直日待制以備顧問自今已後准元勅文官一品以下更直待制待奉事官盡

然後

趨出便於內郎有食待進止至酉時後放陛下閒暇之際時有召問庶或上禪聖政奉勅宜依其待制官每日未時放歸至建中二年五月二日勅宜令中書門下兩省分置待制官三十員仍於見任前資及同正兼試九品已上官中簡擇文學理道兵鋒法度優深者其名聞

奏度支據品秩量給俸錢并置本收利供厨料所須手力什物廳宇等并計料處分左拾遺史館修撰沈既濟上疏論之曰伏以陛下今日之理患在官煩不患員少患在不問不患無人且中書門下兩省官自常侍諫議補闕拾遺總四十員及常參待制之官日有兩人皆備顧問亦不少矣中有二十一員尚闕人未克他思缺職累倍其數陛下若謂見官非才不足以議則當選求能者以待其人若欲廣務聰明畢收淹滯則當擇其可者先補缺員則朝無曠官俸不徒費且夫置錢息利是有司權宜非陛下經理之法今官三十員皆給俸錢幹力厨料什器建造庭宇約計一月不減百萬以他司息利准之當以錢二千萬為之本方獲百萬之利若均本配

又當復除二百戶反復計之所損滋甚當今閔輔大病
皆為百司息錢傷人破產積於府縣實思改革以正其
源又臣常計天下財富耗斁之大者唯二事焉最繁者
其資次多者官俸其餘雜費十不當二事之一所以黎
人重困軸杼猶空方斯緝熙必籍裁減豈俾閑官復為
冗食籍舊而置尤可苟也若之何加馬疏奏從之
正元元年八月二十八日勅宜令每日待制官各陳所
見一條杖下後封進觀方畧兼補闕拾遺有足匡時固
宜無隱如事煩細非理道所切者不須其年十二月詔
延英視事日今常參官七人對見問以時政有許忤及
不適事理者悉優容以遣之
三年四月語常參官各其所見封進每坐日三四人陳

奏利害

七年十月詔自今已後每御延英殿令諸司長官二人
奏本司事俄又令常參官每日二人引見訪以政事謂
之巡對

元和元年四月正衙待制官兩員御史中丞武元衡奏
本置前件官以備顧問比來多不奏事有同虛設又正
貞七年更有次對官難議兩置去歲已停今唯以六品
已下清官前例恐非盡善伏請自今已後兼以中書門
下省御史臺拾遺監察御史及尚書省六品諸司四品
已上職事官東宮師傅賓客詹事及王府諸傅等每坐
日兩人待制正衙退後今於延英候對以為常勅中
書省御史臺官故事並不待制如要論奏但於延英候

對餘依

其年九月詔自今兩省官每日令一人對
二年三月起居舍人鄭隨次對面奉進正令宣與兩省
供奉官自今已後有事則進狀其次對宜停
四年十月御史臺奏應諸色請對官及待制自今已後
並令前一日進狀來者伏以延英開日群臣皆不前知
遇陛下坐時方進狀請對或本司各有要事便得聞奏
今遣應候對官前一日進若以尋常公事不假面論但
表章足以陳露儻臨時忽有切務文字不可進言更俟
後坐動踰數辰處置之間便有不及又請狀人之時須
在郊前如後時者聽不收覽依奏
太和二年九月應合待制官御史臺奏舊例諸司官輪

署簿前三日具名銜報臺司前一日具名銜聞奏近皆
逼日方報錄奏常恐失時請自今已後如不是先陳牒
請假臨時不署簿者請准朝參不到例一任加罰如併
三度違犯即其名聞奏依奏

開成五年三月勅刑法官朔望不要候對
初二年八月對刑部郎中統千衆王合太理少卿李常紆等自後朔望即對刑法官以詳重輕也
至大中三年十月宣待制官與諫官法官循環對

侍讀

開元三年七月勅朕每讀史籍中有闕疑宜選耆儒博
碩一人每日侍讀遂命光祿卿馬懷素右散騎常侍褚
無量更日入

開成元年十一月宰相李石奏太子有侍讀諸王亦曰

侍讀無降殺之禮今後請改為諸王講讀從之
大中十二年四月以諫議大夫鄭章兵部郎中李勣為
鄆王侍讀居十六宅後數日改充夔王已下五王侍讀
居大明宮仍五日一人乾符門講讀
懿宗即位遂寢其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唐會要

第七冊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唐會要卷第二十七

行幸

武德六年四月幸故宅改為通義宮九年三月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池習水戰

正觀五年正月幸左藏庫賜三品已上帛盡重而出馬
六年三月十五日幸九成宮監察御史馬周上疏曰伏
見明勅以四月二日幸九成宮臣竊惟太上皇春秋已高
陛下所宜朝夕視膳而晨昏起居今所幸宮去京三百
餘里蹇與動輒嚴蹕經旬非可以旦暮至也脫太上皇
情或思感而歎即見陛下者將何以赴之且車駕今幸
本為避暑而徃然則太上皇尚晉熱所而陛下自遂涼
處溫清之道臣切未安勅書既出事已成就願示速返

之期以開象感

其年七月幸興慶宮賦詩

詩在雅樂卷

其年冬幸洛陽至灊上命祭漢文帝至華陰祭漢太尉楊震上自為文因謂司空無忌等曰昔朕在隋朝教數經此買食而飲貨舍而宿自平定禍亂君監四海越十餘載不涉此塗今者出關六軍清道自省德薄甚增祇懼上承文帝餘業海內殷阜若止西京去來起至傾敗不顧萬姓行役無休身戮國滅為天下笑雖帝祚長短委以玄天而福善禍淫亦由人事豈直其君而已近侍之臣相次咸誅若敬君臣長以國無危敗君有違失臣須極言我聞卿等言縱不能當時即從再三思審終擇善而用無忌等拜舞稱賀

七年上將幸九成宮散騎常侍姚思廉進諫曰陛下高居紫極寧濟蒼生應須以款從人不可以人從款然則離宮遊幸此秦皇漢武之事非堯舜禹湯之所為也上喻之曰朕有氣疾熱便頌劇故非情好遊幸甚嘉卿意十一年二月九日幸洛陽至十二年二月五日還京十
二月幸河北縣觀砥柱因令勒名於上以陳盛德二十日幸蒲州刺史趙元楷課父老服黃紗單衣迎謁路左盛飾廨宇修營樓雉款以求媚又潛飼羊百餘口魚數千頭將饋貴戚上知而數之曰朕省河洛經歷數州凡有所須皆資官物卿飼羊養魚雕飾院宇此乃亡隋弊俗不可復行當識朕心改卿舊勳十四年上敬幸同州校獵櫟陽縣丞劉仁軌上疏曰四時蒐狩前王常典事

有凶草未必因循今年甘雨應時秋稼甚盛盡力收穫
月半猶未 功貧家無力下禾始擬種麥直據尋常科
喚田家已有所妨今既祇供煩事蕪之修理橋道縱大
簡畧費一二萬而百姓收歛實為狼狽臣願陛下少留
萬乘之尊垂聽一戒之說退延旬日收刈摠了則人盡
閒暇家得康寧銜駕徐動公私交泰上降璽書勞之十
九年正月上征遼親率領六軍發洛陽至定州詔皇大
子監國至幽州大饗軍士車馬度遼圍遼東城破之以
其城為遼州又進次安市城依山人戰虜其將帥因名
所幸山為駐蹕山遂還命中書侍郎許敬宗為文刻石
以記其跡敬宗曰聖人與天地合德山名駐蹕蓋天意
也乘輿不復東矣初上將發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曰

臣徧求史籍訖于近代為人之主無曰伐遼人臣徃征
則有之矣漢則楊僕魏代則毋丘儉王頎司馬懿猶
為人臣慕容真僭號之子皆為其主長驅高麗虜其人
畜削城平基陛下立功同於天地美化包於古昔自當
超邁百王豈止俯同六子陛下昔剪平寇逆大有爪牙
年齒未衰尤堪任用唯陛下之所使亦何行而不克今
太子新立年實幼少自餘藩屏陛下所知今一朝弃金
湯之全渡遼海之外臣每三思煩愁並集特乞天慈一
垂省察

二十年正月幸晉祠樹碑製文

二十一年九月太宗辟人從兩騎幸故未央宮遇一衛
士佩刀去車馬駕至惶懼待罪太宗謂之曰所司之失

非汝之罪今若付法當死者便赦矣因赦去之

永徽五年車駕幸萬年宮中夜山水暴至衝突至武門

宿衛者散走右領軍即將薛仁貴曰安有天子一有急輒

敢懼死遂登門枕叫喚以警宮內上遽出乘高俄而水

入寢殿上使謂仁貴曰賴卿得免淪溺始知有忠臣也

至上元中召謂曰往九成宮遭水無卿已為魚矣

顯慶二年閏正月十四日幸洛陽勅每事儉約道路不

許修理是日微雨至灞橋御馬蹶御史中丞許圍師劾

進馬官監門將軍斛期政則罪合死刑請付法上曰馬

有蹶失不可責人特原之

三年十月十七日上因於古長安城遊覽問侍臣曰朕

觀故城舊址宮室似與百姓雜居自秦漢已來幾代都

此礼部尚書許敬宗對曰秦都咸陽郭邑連跨渭水故

云渭水灌都以象天河至漢惠帝始築此城其後符璽

姚萇後周並都之上又問曰昆明池是漢武帝何年開

敬宗對曰武帝遣使通西南夷而為昆明國所蔽故因

瀉之舊澤以穿此池用習水戰元狩三年事也上因檢

秦漢已來歷代宮室處所以聞

龍朔元年九月幸天宮寺以高祖龍潛時舊宅故也

麟德二年十月二十九日發東都赴東岳十一月二十

日至濮陽上問右丞相竇德立曰濮陽與壇信良邑也

古謂之帝丘何也德立不能對礼部尚書許敬宗策馬

前曰臣能知之昔者顓頊實居此地以王天下其後昆

吾氏因之至春秋時衛成公自楚丘徙居之既是顓頊

所居故謂之帝丘要在漢晉隸于京師臣聞有德者啓其國土失道則喪其疆宇自古名都美邑居之者不一姓故有國有家者不可不慎也上曰濟水與濟源斷絕不可屬何故然對曰禹貢道兗水東流為濟入于河自此潜流地下過河而南侵出為紫澤又潜流至曹濮之間散出平地漸合而東流為汶水自南注之古者五行皆有官守水官不失其職故辯其味與色潜流復出合而更分皆能識之尚書所載與今同矣上曰濟水細微而稱四瀆何也對曰爾雅云瀆者獨也言不因餘水能獨赴海故也且天有五星運而為四時地有五岳流而為四瀆人有五事用而為四教五陽教也陽者光曜陰晦昧故晨星潜伏而難見濟水潜流而教絕狀雖微細

其實尊也上稱善敬宗退而告人曰大臣不可無李吾也日人各有能有不能善守其拙不強其耻之不知吾所能也英國公李勣日敬宗多聞信美矣德玄之言亦善也總章二年八月一日詔以十月幸凉州時隴右虛耗議

者咸云車駕西巡不便上聞之召五品已上謂曰帝王五載一巡狩群后四朝此盖常礼朕寔敬幸凉州如聞在外咸謂非宜何也宰臣已下莫有對者詳刑大夫來公敏曰陛下巡幸凉州遐宣王畧求之故實未虧令典但隨時度事臣下竊有所疑既是明制施行所以不敢塵黷奉勅故問敢不盡言但高麗雖平扶餘尚梗兼西道經畧兵尤未停且隴右諸州人戶猶少供待焉駕擬備稍難臣聞在外實有竊議上曰卿等既有此言我止度隴存問故老蒐狩即还竟下詔停西幸无何擢公敏為黃門侍郎

貴能直言也

調露元年九月七日幸并州以度支郎中狄仁傑為知頓使并州長史李知玄以道出妬女祠俗云盛衣服過者必致風雨雷雹之災遂發數萬人別開御道仁傑曰天子之行千乘萬騎風伯清塵雨師洒道何患妬女之害遽令罷之上聞歎曰真大丈夫

聖曆三年七月幸三陽宮有胡僧邀駕看葬舍利上許之千乘萬騎咸次于野內使狄仁傑跪於馬前曰佛者夷狄之神君主天下之主當重聞難見居安慮危上踞崎嶇既為難衛庸僧詭惑何足是憑且君奉必書不可不慎上中踏而还曰庶成吾直臣之氣也

長安四年正月幸西京洛陽縣尉楊齊哲上書諫曰臣

聞古先哲后咸以為獨智不可以任已專欲不可以違眾所以樹板徵謗懸鼓納諫思聞過而從善全直言而沃心用能綱紀天下統成大業經曰無為而理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安人之道貴於省事陛下以大定元年冬迺暋咸京長安三年冬還洛邑四年又將西幸聖躬得無窮於車輦乎士卒得無弊於暴露乎扈從僚屬傲裝而不濟隨駕商旅栖泊而匪寧東周之人咸懷嗟怨昔者周穆王欲周行天下使皆有車轍馬跡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陛下玉琯四周金輿三駕車轍馬跡雖未出於內都巡狩省方事不師於五載雷動天轉海運山移儼彼六龍歲過千里此亦近於刑人之力矣安人之道臣用有疑此邦父老抗表留駕陛下告以

吐蕃和親為詞臣愚以為未得也况吐蕃最醜西隅咫尺自京到洛曾不崇朝陛下乃欲務其艱遠惠然從之夫千鈞之弩尚不為鼷鼠發機光萬乘之君輕為邊戎枉駕夫人至賤而不可簡至愚而不可欺經曰可畏非人是人不可欺也今陛下此言是欺下也使國史何以書之臣朽才淺學切為陛下籌之陛下今幸長安也乃是背逸就勞破益為損何者神都帑藏儲粟積年充實淮海漕運日夕流衍地當六合之中人悅四方之會陛下居之國無橫費長安府庫及倉度事空缺皆藉洛京轉輸價直非率戶徵科其物盡官庫酬給公私糜耗蓋亦滋多陛下居之是國有橫費人疲重徭由此言之陛下之居長安也山東之財力日匱在洛邑關西百姓賦

後役靡加皆逸就勞破益為損殷監不遠伏維念之又王敬授民時所重惟穀今陛下銜輅以明年正月即塗歲首是就更之初駕行非務農之意無乃不可乎

神龍二年十月十七日勅行幸每頓人宿兵及三衛並令伍伍相保其押官責名品明作文簿別送與金吾景龍二年十二月幸新豐温湯迴幸兵部尚書常嗣立山庄封為逍遙公改鳳凰原為清虛原鸚鵡谷為幽棲谷四年正月上微行與后觀燈于都邑因幸中書令蕭至忠宅令宮女數千人看燈多有逃逸其年四月又幸龍慶池泛舟宴侍臣

開元五年正月十日幸東都右散騎常侍褚無量陳意見上表曰臣聞巡方問俗大化所先故帝舜巡狩望秩

山川編序群神漢景帝巡狩祠黃帝於橋山章帝東巡祠帝堯於成陽武帝巡狩望祠虞舜於九疑景帝幸甘泉郊泰畤幸河東祠后土高祖過魏祠無忌之墓過趙封樂毅之後章帝巡狩至沛祠桓譚之家魏武祠喬玄之墓自古巡狩咸致享祀略而言之有如此者伏願陛下行幸所過之處有名山大川丘陵墳衍古之帝王及忠臣烈士備在祀典皆合致祭望令所管州縣據圖經具錄先報又天子巡狩所至之處命太師陳詩以觀人好惡不敬不孝削地黜爵有功於人加秩進賞蓋唐天州牧縣宰德化未敷下情不得上通故親問風俗臣又聞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今河東地也誠以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堯之道也明四目達四聰舜之德也奠山

川定貢賦禹之功也雖其人已沒而其教克明陛下將幸東都仍從北路豈不觀覽聖跡想像遺風且人主行幸禮必有名請下制書曉示天下知取北路之意自古受命之君必興滅繼絕崇德報功故禮曰武王克殷未下車而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大禹之後於宋漢武帝過洛陽以周子南君封於周後漢高祖撥亂日不暇給猶修祀六國成帝追蕭何曹參周勃靳歙夏侯嬰陳平張良等一百餘人皆復爵紹家傳之不絕周以藩屏為約事在經代漢以山河為誓義存長久臣又聞之存人之國大於救人之灾立人之後重於封人之墓伏願駕到東都先崇繼絕唐初已來至于今日有功臣名相並加收叙其有正嫡已絕請傳支庶故殷朝繼及無

廢近親周室興亡貴存身後繼高密者累葉豈專鄧禹
之正胤嗣平陽者累世何必曹叅之嫡孫臣愚謂生有
其功死非其罪者雖在黎庶並聽承襲臣所上事如堪
收錄伏願裁之及車駕至永寧縣靖谷馳道隘陋車騎
停擁河南尹李朝隱知頓使戶部侍郎王怡並失其部
署上令黜之侍中宋璟奏曰陛下富有春秋方事巡狩
一以墊隘致罪臣臣恐將來人受艱弊於是遽命捨
之璟拜謝曰陛下責之是怨歸於上而恩由於下請且
使待罪於朝然後詔復其職則進退得其度矣上深善
之

十一年正月三日發東都北巡二十五日至并兵部尚
書張說進言曰太原是國家大業所起陛下宜因行幸

行幸振威耀武并建碑紀德以申永思之意若便入京
路由河東有漢武睢上后土之祀此礼久闕歷代莫能
行之願陛下紹斯墜典以為三農祈穀此誠萬姓之福
也上從其言

十二年十一月四日幸東都十日至華州命刺史徐知
仁與信安王禕勒石於華岳祠南之衢上親制文及

詩舊踏在岳北因至十三年七月七日碑成乃打本立

架張於應天門以示百寮

十三年十月十一日發東都赴東岱十三日至嘉會頓
上校獵引諸番酋長入伏並與之弓箭供奉左右時有
兔起於御馬前上引弓傍射獲之突厥朝會使阿史那
德吉利發便下馬捧兔跳躍蹈舞謂譯者曰天可汗神

武天上則有人世無也上因問飢不對曰仰觀聖代如此十日不食猶為飽也自是常令突厥入伏馳射起居舍人呂向上疏諫曰鴻臚不鳴未為瑞鳥猛虎雖服豈齊馴獸由是醜性毒行久務常積也夫突厥者正同此類今陛下收其項効雜以從宮赴封禪之禮泰玉帛之會詔許侍遊召入禁仗賜以馳逐操弓乘馬飛鏃於前同獲獸之樂儻此等各懷犬吠交肆盜憎荆卿詭動何羅竊至躡逼嚴蹕稍冒清塵縱單于為醢穹廬為濟何塞過責伏願勿復親近使有分限待不失常歸於得所孰不幸甚太子左庶子吳兢諫曰陛下緣自洛邑告禪岱宗行經數州屢以畋獵為事伏恐外荒之攸漸誠非致治之所急况登封告成禮容甚大伏願罷此畋遊之

事充備文物之儀又正觀時太宗文皇帝凡有巡幸則博選識達古今之士以在左右每至前代興止之地皆問其所由用為鑒誠伏陛下遵而行之則與夫騁奔馬於澗谷要狡獸於叢林不慎垂堂之危不思馭朽之變安可同年而較其優劣也 二十年十月十二日自東都幸太原至太行坂路隘 禪車問左右曰車中何物左右奏曰禮天子出則載禪車以從先王之制也上曰馬用此命焚之 天子出從無禪車自始也 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勅兩京行幸綠頓所須應出百姓者宜令每頓取官錢一百千文作本取利充仍令所由長官專勾當不得抑配百姓 正元三年十二月上獵於新店幸野人趙光奇家問曰

百姓樂乎對曰不樂上曰仍歲頗稔何不樂乎對曰蓋
由陛下詔令不信於人所以然也前詔云於稅之外悉
無他徭今非兩歲稅而誅求者殆過之後詔云和糴
於百姓曾不識一錢而強取之始云所糴粟麥納於
近次今則遣致於京西破產奉役不能支也百姓愁
苦如此何有於樂乎雖頻降恤愷之詔而有司多不
奉之亦恐陛下深在九重未之知也上咸異之因詔
除其家

七年七月幸章敬寺賦詩曰招提邇皇邑復道連重城
法筵會早秋駕言訪禪局嘗聞仙教清淨宗無生七环
匪吾室萬行未求成名相既雙寂繁華爰大所榮金風扇
微涼遠烟凝翠晶松院靜苔色竹房深磬声境幽直慮

恬道勝外物輕意識本非悅含毫空復情百寮畢和亦
書于壁其後京兆尹薛珣請以上詩序皇太子書刻於
石而填之以金從之

十二年四月左右千軍使奏云奎駕去冬巡幸諸營於
銀臺門外立碑以紀聖迹可之其碑立於子停門外高
二丈二尺

元和十五年六月時以皇太后居興慶宮穆宗皇帝六
宮待行迴幸左神策軍賜物有差自後凡三日累幸左
神策軍及晨輝樓九仙望仙等門觀角觝諸戲

其年七月幸安國寺觀孟蘭會

其年八月幸勤政樓問人疾苦九月幸魚藻池大張樂

十一月二十日將幸華清宮溫湯宰臣疏請罷行御史大夫李絳率百僚與常侍崔元畧等又疏諫三請不從又伏延英門及暮方退二十一日上以天未辨色由復道而徙即日還宮闕

十二月幸右軍擊鞠遂畋于城西

長慶二年十月上由復道幸咸陽止於善因佛寺僧錢百萬縣令絹百尺其年十一月太后幸華清宮石龕寺命景王率禁軍五百騎侍翌日上幸華清宮迎太后遂狩于驪山

四年二月上初聽政群臣展入閣之儀退朝幸飛龍殿寶曆二年二月將幸東都勅檢修東都已來舊行宮上自臨御已來常欲東幸宰臣等無不諫上意益堅常正

色謂宰臣曰朕去意已定李逢吉頓首言曰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天下一家何往不可臣等以為不可者以干戈未甚戢邊鄙未甚寧切恐國人心搖矣伏惟稍迴聖慮天下幸甚上竟不聽乃命檢計人情大擾百執事相繼獻疏亦不省會裴度自興元入相因別對奏云國家建立都邑蓋修巡遊然自艱難已來此事遂絕今東都宮闕營壘廨宇悉已荒廢陛下必欲行幸須緩修上曰如卿言即不去亦得何止後期遂罷行計其年三月上幸魚藻宮觀競渡六月幸凝碧池觀魚太和四年八月幸梨園會昌殿觀新樂九年八月幸左軍龍首殿因梨園含光殿大合樂開成元年三月幸龍首池觀內人賽兩因賦暮春喜雨

詩曰風雲喜際會雷雨遂流滋薦幣虛陳禮動天寶精
思漸侵九夏日復在三春時霖霖垂朱闕飄飄入綠墀
郊坰既沾足黍稷有豐期百辟同康樂萬方佇雍熙
大中十一年正月車駕將幸華清宮時兩省官進狀論
奏乃下詔曰朕以驪山近宮真聖廟貌聽政之暇或議
一行蓋崇禮敬之心非以盤遊為事卿等援經據古列
狀獻章深覩盡忠已久來請
咸通十二年五月幸安國寺賜講經僧沉香高坐

唐會要卷第二十七

唐會要卷第二十八

蒐狩

祥瑞上

蒐狩

武德元年六月二十四日萬年縣法曹孫伏伽上書曰
陛下龍舉晉陽天下響應計不旋踵大位遂崇陛下
勿以唐得天下之易不知隋失天下之不難也陛下貴
為天子富有天下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既為
竹帛所拘何可恣情不慎凡有蒐狩須順四時既代天
理物安得非時妄動
五年十二月九日諫議大夫蘇世長從幸涇陽之華池
校獵上謂朝臣曰今日畋樂乎世長曰陛下遊獵薄廢
萬機不滿十旬未為大樂高祖色變既而笑曰狂發耶

詩曰風雲喜際會雷雨遂流滋薦幣虛陳禮動天寶精
思漸侵九夏日復在三春時霖霖垂朱闕飄飄入綠墀
郊坰既沾足黍稷有豐期百辟同康樂萬方佇雍熙
大中十一年正月車駕將幸華清宮時兩省官進狀論
奏乃下詔曰朕以驪山近宮真聖廟貌聽政之暇或議
一行蓋崇禮敬之心非以盤遊為事卿等援經據古列
狀獻章深覩盡忠已久來請
咸通十二年五月幸安國寺賜講經僧沉香高坐

唐會要卷第二十七

唐會要卷第二十八

蒐狩

祥瑞上

蒐狩

武德元年六月二十四日萬年縣法曹孫伏伽上書曰
陛下龍舉晉陽天下響應計不旋踵大位遂崇陛下
勿以唐得天下之易不知隋失天下之不難也陛下貴
為天子富有天下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既為
竹帛所拘何可恣情不慎凡有蒐狩須順四時既代天
理物安得非時妄動
五年十二月九日諫議大夫蘇世長從幸涇陽之華池
校獵上謂朝臣曰今日畋樂乎世長曰陛下遊獵薄廢
萬機不滿十旬未為大樂高祖色變既而笑曰狂發耶

世長曰為臣私計即狂為陛下國計即忠矣
八年十月二十日校獵於周氏陂秦王文學褚亮以冠
亂漸平每冬畋狩遂上疏諫曰陛下旰食忍政廢寢憂
人用農隙之餘遵冬狩之禮獲車之所遊踐虞旗之所
涉歷網唯一面禽止三駟縱廣成之獵士觀上林之手
搏斯固畋戈之常規而皇王壯觀至於親迫猛獸臣竊
惑之何者筋力驍悍爪牙輕健連弩一發未必挫其畏
心長戟終搗不能當其憤氣雖復孟賁抗左夏說當前
率然驚駭事生慮外如或近林藁未填坑谷駭屬車
之後乘犯官騎之清塵小臣怯懦私懷悚慄陛下以
至聖之姿垂將來之教降情納下無隔直言敢緣天
造冒陳丹懇上納之

其年十二月高祖謂侍臣曰蒐獵以供宗廟朕當躬其
事以申孝享之誠於是狩於鳴犢泉之野

正觀五年正月十三日大蒐於崑明池夷落君長從上
謂高昌王麴文泰曰大丈夫在生樂事有三天下太平
家給人足一樂也草淺獸肥以禮畋狩弓不虛發箭不
妄中二樂也六合大同萬方咸慶張樂高宴上下歡合
三樂也今日上可從禽明當歡宴耳

其年十月二十日上將逐兔於後苑左領軍執失思力
諫曰天授陛下為華夷父母何得自輕儻使萬一馬有
顛躓將若之向上頷而異之又將逐兔思力乃脫帶力
跪而固請上為之止焉
十一月十日射猛獸洛陽苑群豕突出林中上引弓四

發殪四豕有雄兔突及馬鑿民部尚書唐儉收馬特之
上拔劔浙承顧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耶何懼之
甚對曰漢祖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理之陛下以神武
定四方豈復逞雄心於一獸上納之因為罷獵特進魏
徵上表諫曰臣聞漢孝武帝好格猛獸司馬相如諫曰
力稱鳥獲捷言慶忌人誠有之獸亦宜然卒然遇逸材
之獸駭不存之地雖鳥獲逢蒙之伎不得用而枯木朽
株盡為難矣雖萬金而無患然本非天子所宜近也臣
伏聞車駕近出親格猛獸晨超夜還以為萬乘之尊關
行荒野踐深林污豐草甚非萬全之計願陛下割情
之娛罷格獸之樂則天下幸甚至十一月十五日狩
於濟源之陵山上曰古者先駁以供宗廟今所獲鹿宜

令所司造脯醢以充薦享秘書監虞世南諫曰陛下因
聽覽之餘辰順天道以殺伐將欲摧班碎掌親御史軒
窮猛獸之窟穴盡逸材之林藪夷凶剪暴以衛黎元收
草擢羽用充軍器舉旗郊獲式遵前古然黃屋之尊金
輦之貴八方之所仰德萬國之所係心清道而行猶戒
銜橛斯蓋重慎防微為社稷計也是以馬卿直諫於前
張昭变色於後臣誠微末敢忘斯義宜
已多頒禽賜獲皇恩亦溥伏願時息獵車且韜長戟不
拒芻蕘之請降納涓澮之流袒裼徒搏之群下則貽
範百王永光萬世
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狩于驪山時陰寒晦冥圍兵
斷絕上乘高望之歎捨其罰恐虧軍令乃迴轡入谷以

避之
永徽元年高宗出獵在路雨因問諫議大夫谷那律曰
雨衣若為得不漏對曰能以瓦為之必不漏矣上大悅
因此不復出獵

龍朔元年十月五日狩于陸渾縣六日至飛山頓高宗
親御眇矢獲四鹿及兔數十頭晚次御營望見大官烹
羊款供百官之膳因問侍中許圍師曰朕目擊彼羊在
於格下見其無罪就戮非無惻怛之情今款以死獸易
之可乎圍師曰昔宋文侯見人款將牛以饗鍾因曰吾
現此牛穀餼似無罪而就死地乃不饗鍾陛下取已死
之鹿代款割之羊則克舜之用心也遂釋其羊不殺九
日又於山南布圍大順府果 顏王萬興以輒先促圍集

衆款斬之上謂侍臣曰軍令有犯罪在不赦但恐外人
謂我旣好畋獵輕棄人命又以其經從征遼有功特令
放免上於是製冬狩詩

總章二年九月車駕自九成宮還京仍西狩校習自麟
遊西北達岐梁歷普潤至雍為兩圍殿中侍御史杜易
簡言賈忠監圍山阜縣 躡蹻杖策不得暫停凡五日
而合劾奏將軍劉玄意黃河上等處斷圍玄意竟抵
罪黃河上圍日軍容齊整詔特原之

先天元年十月七日幸新豐獵於驪山之下至十一月
三日侍中魏知古上詩諫日常聞夏太康五子訓禽荒
我后来冬狩三駮盛禮張順時鷹隼擊講事武功揚奔
走未及 翻飛豈暇翔非熊從渭水瑞翟想陳倉此款

誠難縱茲遊不可常子雲陳羽獵傳諫諫棠得失
鑒齊楚仁思念禹湯雍熙諒在宥亭毒非多傷亦甲
令為史虞箴遂孔彰手制曰卿所進獵渭濱竹韻三復
研精良增歎美子向溫湯觀省風俗時因暇景掩而政
開一面之羅展三駟之禮無情校獵 慕前禽卿有箴
規輔子不違合賜物十五段以申勸獎
開元三年十月二十四日大慈於鳳泉湯制曰今四方
無事百穀有成因孟冬之月臨右輔之地戒茲五校爰
脩三駟非謂獲多庶存除害一昨長圍已合大緩未舉
而夜聞朔風天降微雪狐裘且御未免初寒鷄衣不充
寧堪凍露朕為父母育彼黎元中宵耿然明發增惕其
圍兵並放散各賜布一端綿一屯

七年十月右補闕崔向上疏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
堂百金之子立不倚衡况居大寶之位也哉陛下宜保
萬壽之體副三靈之望安可輕出入重盤遊乎天子三
田若古有訓豈唯為乾豆賓客庖厨者哉亦將以閱兵
講武誠不虞也詩美宣王之田徒御不驚有聞無聲謂
畋獵時人皆銜枚有善聞而無譴諱也又曰悉率左右
以燕天子為悉駟禽順其左右之宜以安待玉射也則
知大緩將下亦有禮焉側聞畋於渭濱有異於是六飛
馳騁萬騎騰躍衝翳奮蹴蒙籠越嶮靡揆藜紅塵坐
昏白日將暗毛群擾攘羽旅繽紛左右戎夷並申勇敢擗
鎬亂下交刃霜飛而降尊亂卑爭捷於其間豈不死哉
夫環衛而居暴客攸待清道而出行人尚驚如有墜駕

之虞流矢之變歎窮則搏鳥窮則攫陛下復何以當之哉靜言思之臣深為陛下戰慄也書曰不畏入畏又曰從諫則聖惟陛下深思遠慮以誠後圖則天下就不幸甚

正元十一年十二月臘日政於苑中止其多殺行三驅之禮軍士無不知感畢事幸神策軍左廂勞饗軍士而還元和三年七月上謂宰臣曰朕昨因閱秋稼行苑至東祇以鷹犬自隨本非田獵于時雖覓行人聚規亦無傷稼之意而諫官在外章疏頗煩乃何為示卿等知否李吉甫對曰陛下念黎元親閱未忝窅閭里之疾若知稼穡之艱難此則聖主憂勤天下幸甚但以弧天前駟鷹犬在後田野縱觀見車徒之盛以為萬乘校獵傳說必

多諫諍之臣義當守職既有聞見理合上諫供嘿則懷尸素之慙獻言又懼觸鱗之禍果決以諫實謂守官正當嘉尚非足致詰夫蒐狩之制古今不廢必在三駟有節無馳騁之危戒銜檠之變既不殄物又不數行則禮經所高固非有害然逐兔呼鷹指顧之樂忘危履險易以溺人故老氏譬以發狂昔賢以為至誠陛下每與臣等討論右昔追踪堯舜固當棄常俗之末務詠聖祖之格言願以狗物為心克己為慮則昇平可致聖祚無疆群臣興議不禁自息上曰卿言是也朕亦深悟矣

五年十一月上頻出遊政吏部郎中柳公綽欲因事

諫乃獻醫箴一篇曰天布寒暑不私於人品類既一崇高以均惟謹好愛能保其身清淨無瑕輝光以新寒暑滿天地之間浹肌膚之外好愛溢耳目之前誘心誠之內端索為隄奔射亦敗氣行無間隙不在大睿聖之姿清明絕俗心正無邪志高寡慾謂天高矣氣象晦之謂地厚矣橫流清之聖情超遙萬方賴之飲食所以資身也過則生患衣服所以稱德也侈則生慢惟過與侈心則隨之氣與心流疾亦司之望心不惑孰能移之政遊恣樂流情蕩志馳騁勞形叱咤蕩天下之重從禽為戲不養其外前修所忌聖心非之孰敢達之秉氣而生嗜慾以萌氣離有患氣凝則必喪貞智必誘蕩情去彼煩慮在此誠明醫之上者理於未然患居慮後防處

事先心靜樂行體和道全然後能德思萬物以享德億年圣人在上各有攸處庶政有官群藝有署臣司大醫敢告諸御帝深嘉納之

長慶四年三月赦文鷹犬之流本備蒐狩委所司量留多少其餘勒州府更不用進來

會昌元年十月車駕幸咸陽校獵

二年十月校獵於大白原諫議大夫高少逸於閣內論奏曰陛下校獵太頻出城稍遠萬機廢弛晨去暮歸况方用兵師尤宜停止上改容勞之少逸退上謂宰臣曰諫官甚要朕時聞其言庶幾戒過也

祥瑞上

儀制令諸祥瑞若麟鳳龜龍之類依圖書大瑞者即隨

表奏其表惟言瑞物色日及出處不得苟陳虛飾告
廟頌下後官百表賀其諸瑞並申所司元日以聞其鳥
獸之類有生獲者放之山野餘送太常若不可獲及
木連理之類有生即具圖書上進詐偽瑞應者徒二年
若災祥之類史官不實對者三等

武德元年七月新豐鸚鵡谷水清世傳此水清天下平
開皇初暫清復濁至是復清

七年閏七月十三日長安古城監渠水生監色紅白而
味甘狀如方印

八年三月十三日赤雀巢於殿門

九年四月二十三日甘露降於中華殿之桐樹滋如
冰雪以示群臣

正觀二年九月三日詔朕每見諸方表奏符瑞輒懼增
深且安危在於人事吉凶繫於政術若時主昏虛靈
未能成其美如理道休明庶徵不能致其惡以此而
言未為可恃今以後麟鳳龜龍大瑞之類依舊表奏自
外餘瑞宜申所司其大瑞應奏者惟錄瑞物色日及出
見處所更不得苟陳虛詞

十二年六月六日滁州言野蠶成繭徧於山阜至十三
年野蚕又食槲葉成繭大如柰其色綠凡收六千五百
七十石至十四年六月又收八千三百石

十四年二月十四日陝州刺史房仁裕奏所管界內二
百餘里正月元日河水變清四日乃止

十六年四月二日皇太子初立有雄雉飛集東宮明德

殿前上問褚遂良是何祥也遂良對曰昔秦文公時有童子化為雉雉鳴於陳倉雉者鳴於南陽童子言曰得雉者王得雉者霸王公遂以為寶雞祠漢光武得雉遂起南陽而有四海陛下舊封秦王故雉見於秦地此所以彰表明德也上大悅曰立身之道不可無學十七年九月皇太子寢室中產素芝十四莖並為龍鳳之形

十八年十月八日山南獻木連理交錯玲瓏有司羅目一丈之餘并枝者二十餘所司徒長孫无忌曰自嘉祥雜還陛下推而弗居遂令史臣閣筆無以示後因相率拜賀上曰朕現古之帝皇親妖灾則懼而修德者福自至見祥瑞則逸而行惡者禍必臻今端應夢來朕當

勞心若力以答天地耳何煩致賀

二十年十一月汾州上言青龍白龍見白龍吐物初在空中有光如火至地焰入地二尺掘之則五金也

二十一年正月玉華宮李樹連理隔澗合枝

顯慶四年八月二十五日司勳員外郎源行守家毛桃樹生李桃太子詹事李寬等上表陳賀上謂侍臣曰凡厥休祥雖云美事若其不实取笑後人朕嘗見先朝說隋煬帝好聞祥瑞嘗有野雀集於殿上校尉唱云此是鸞鳥有衛士報云村野之中大有此物校尉乃答衛士仍奏為鸞煬帝不究頁虛即以為瑞仍名此殿為儀鸞啗笑至今未弭人之奉措安可不思今李寬等所言得無類此凡祥瑞之體理須明白或龍飛在衆足人同見

雲色雕綺觀者非一如此之輩始號嘉祥自餘虛實難明不足信者豈得妄相牽率稱賀闕前

龍朔三年十月十六日降州麟見二十六日含元殿前麟趾見至來年正月一日改元麟德

長壽二年正月元日大雪質明而晴上謂侍臣曰俗云元日有雪則百穀豐未知此語故實文昌左承姚璿對曰記勝之書云雪是五穀之精以其協和則年穀大穰又宋孝武帝大明五年元日降雪以為嘉瑞上曰朕御萬方心存百姓如得年登歲稔此即為瑞雖獲麟鳳亦何用為

三年十一月一日陳州上言苑丘縣鳳凰集衆鳥數萬前後朔從行列齊整色別為群三日遂改元儀鳳

開元十三年九月十三日路州獻瑞應圖上謂宰臣曰朕在潞州但靖以恭職不記此事今既固請編錄卿曠取藩僚舊印問其實事然後修圖上又為宰臣曰往昔史官唯記災異將令王者懼而修德故春秋不書祥瑞唯記有年聖人之意明矣遂勅天下諸州不得更奏祥瑞至大曆十四年閏五月十四日澤州進慶雲圖制曰朕以時和年豐為嘉祥以進賢遂忠為良瑞如慶雲靈草異木自今已後並不須進諸道亦宜准此

十九年四月一日揚州奏穠生稻二百一十五頃再熟稻一千八百頃其粒如常稻無異

天寶三載三月六日武威郡奏番禾縣嘉瑞鄉天台山有醴泉湧出石化為瑞麵遠近貧乏者取以給食遂改

昔禾縣為寶縣

大曆二年嶺南節度使徐浩奏十一月二十五日當會
懷集縣揚雁來乞編八史從之先是五嶺之外翔雁不
隨陽者臣歸君之
象也

五年九月大原奏文水縣冬蠶成蠶

八年七月解縣安邑兩池生乳鹽戶部侍郎韓滉
判度支請薦於清廟編之史冊從之至十二年十一月
賜號寶應慶靈池

興元元年八月亳州直元縣大空寺李樹植來十四年
長一丈八尺今春枝忽上聳高六尺周迴似蓋九十餘
尺先天觀玄元皇帝太后陵槐樹下有靈泉湧出上有
雲氣五色黃龍再見於泉中

正元八年正月鄂州觀察使何士幹獻白鹿上曰朕初
即位即上祥瑞士幹獻白鹿其為我何還之彼當慚
懼番之遠近復獻竟不視遂放於苑中焉

十年正月西川奏當管甘露降松栢樹竹藂等二十
四百四十二處

其年懷州奏獲白雀二

十一年二月同州進五色鷹八月潞州進白鷓

十一月潭州進赤鳥

十二年七月東都番守奏苑内生芝草一株是月河

陽進白鸚鵡二

十八年八月滄州言白龍見

唐會要卷第二十八

唐會要卷第二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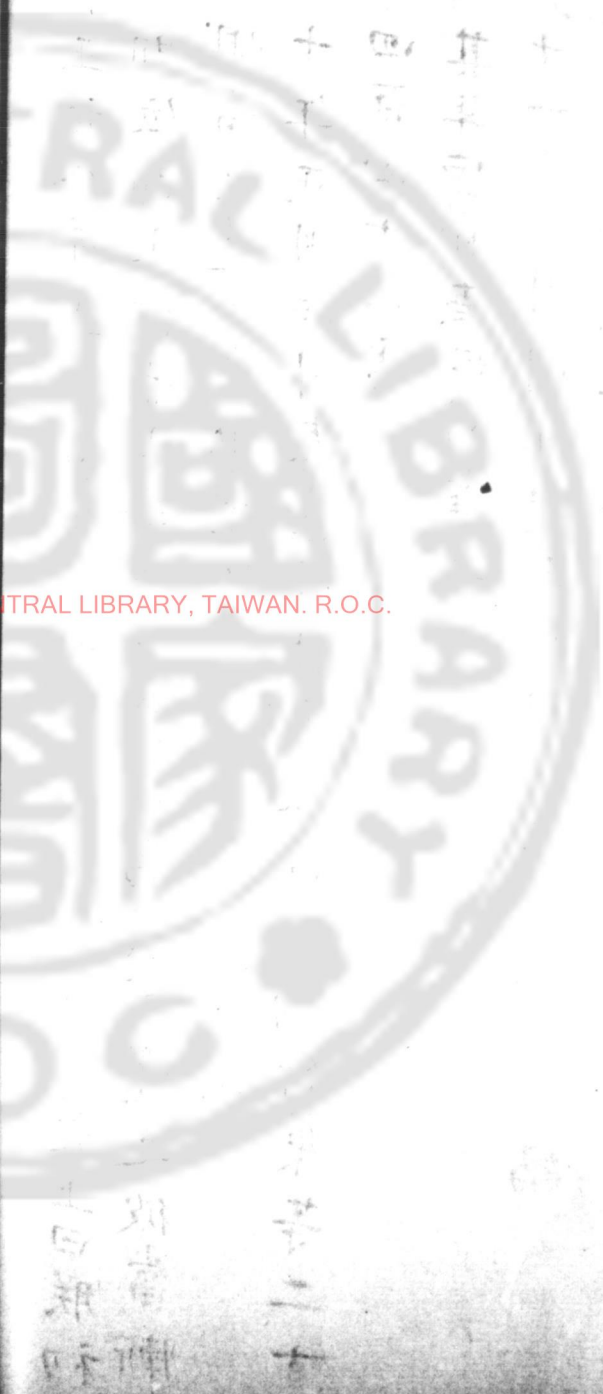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祿大夫守司空兼門下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國太原郡開國
公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臣王溥 纂

祥瑞下 追賞 節日

祥瑞下

永正元年八月荆南進毛龜二詔曰朕以所寶為賢至
如嘉禾神芝奇禽異獸蓋虛美也所以建武形於詔令
春秋不書祥瑞但準令式申報有司不得輒有聞獻珍
禽奇獸亦宜停進

元和二年八月中書門下奏諸道草木祥瑞及珍禽異
獸等准永正元年八月勅自今已後宜並停進者伏以



貢獻祥瑞皆緣臘饗告廟及元會奏聞若例停奏進即恐闕於盛禮準儀制令其大瑞即隨表奏聞中瑞下瑞申報有司元日聞奏自今已後望準令式從之

七年十一月梓州上言龍州界嘉禾生有麟食之每米一鹿引之群鹿隨馬光華不可正視使畫工就圖之并嘉禾一函以獻

九年八月夏州秦修城掘得釜大小二百五十四如新器物伏以錡釜之用火化是因今大軍始集此物自出望宣付史館從之

十年四月滑州上言青龍見於新開河其年五月臨碧縣使奏壽昌殿南獲白鹿麋進之

十三年八月鹽鐵使奏郾城上蔡等三縣生菽藿草引蔓結實味甘人賴為食

長慶元年正月二日有事丁卯丘出東省門日抱珥五色宰臣供奉官並於駕前稱賀其年六月鄆州奏濮州雷澤縣界有鳥巢因風墜二鵓鵲引而哺之

其年七月壽昌殿內槽柱上產玉芝一莖長六尺九月靈州奏黃河清從使口至定遠界二百五十里見底二年五月有自吐蕃至者稱隴上自亥歲已來出異獸如猴而腰尾皆長色青赤迅猛見蕃人即捕而食之遇漢人即否

三月二月詔近日諸道多奏祥瑞自今已後除合準式申奏外餘一切不可得妄有進獻其年七月幽州奏當李樹兩根並生相去七寸連理其樹去地二尺合為一幹向上一體外分布枝葉高一丈三尺省實二百二十

一顆

四年五月淄青奏登州蓬萊山谷間約四十里野蠶成
蠶其絲可織

太和元年十一月河中奏當官虞鄉有白虎入雲峯
觀榜瑞應圖義獸也一名騶虞王者德至鳥獸澤洞幽
冥則見今并圖奉進二年福建進瑞粟一千莖中書門
不奏伏以陛下勤求理本澄清化源不以灵芝白雁為
瑞應方將時安人和為嘉祥宸翰昭宣睿情斯屬伏
請自今已後祥瑞俱申有司更不令進獻依奏
四年八月太原節度使柳公綽奏雲蔚代三州山谷
開石化為麵人取食之
六年七月廣州奏慶雲見

開成二年十月陳許奏界內野蚕自生桑上三遍成蠶
連綿九十里百姓收拾得並抽繅得絲綿并織成綉絹
三年五月勅朕以慈惠恭儉為休徵以人和年豐為上
瑞至於嘉穎連理之祥飛禽走獸之異出於郡國來獻
闕庭讓美推功非予所尚歲晏奏陳於清廟元正列上
於太廟探討古今亦無明據恭惟靈聖豈俟闡薦諸道
應有三等祥瑞並不得更有聞奏亦不要申牒所司其
獵饗太廟及薦獻太清宮并元日受朝奏祥瑞儀注並
停 大中二年七月十六日福建觀察使殷儼進瑞
粟十一莖莖有五六穗中書門下奏請今後諸道所有
瑞物俱報有司不在進獻從之
六年九月二日淮南節度使杜棕奏海陵高郵兩縣百

姓於官河中灑出得異米煮食呼為聖米
十一年十二月舒州吳塘堰有衆禽成巢濶七尺高一
丈而水禽山鳥鷹隼鸞雀之類無不馴狎於其中
乾符三年三月奉天鎮上言金龍畫見自河昇天
文德元年九月雲詔殿前穿井得井泉
天祐元年九月二十日汴州進白兔一
其年七月河南府奏穀水村地內嘉禾合穗

追賞

正觀十七年十一月詔曰天下宜賜酺三日自漢魏以
來或賜牛酒牛之為用耕稼所資多有宰殺深乖惻隱
其男子年七十已上量給酒米麵

先天二年八月二十五日勅賜酺合宴止款與人同歡

廣為聚飲固非取樂之意今後宴會所作山車旱象船
綵樓閣寶車等俱是無用之物並宜禁斷

開元十八年正月二十九日勅百官不須入朝聽尋勝

遊宴衛尉供帳太常奏集光祿造食自宰臣及供奉官

詞王郡王諸司長官少卿少監少尹左右丞侍郎即官

御史朝集使皆會焉因下制曰至春未已來每至假旦

百司及朝集使任追遊賞至十九年二月八日勅至春

已來每至假旦宜準去年正月二十九日勅賜錢造食

逐騰遊賞至二十年二月十九日許百僚於城東官亭

尋勝因置檢校尋勝使以厚其事至二十五年正月七

日赦文朝廷無事天下大和百司每旬即休假並不須

入朝曹任追勝為樂至天寶十載正月十七日勅自今

已後非唯旬及節假百官等曹務無事之後任追遊宴
樂至十四年三月一日許常參官分日入朝尋勝宴樂
二十二年六月勅自今已後宜所聽五日一辰盡其歡
宴餘兩日但休假而已任用當處公廨不得別更科率
兼有宰殺採捕等

天寶八載正月勅今朝廷無事思與百辟同茲宴賞其
中書門下及百官等共賜二萬匹其外官取當處官物
量郡大小及官人多少節級分賜至春末已來每旬日
休假任各追勝為樂

貞元二年五月詔曰今兵革漸息夏麥又登朝官有假
日遊宴者令京兆府下須開奏

四年九月二日勅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前件

三節日宜任文武百僚擇地追賞為樂每節宰相已下
及常參官共賜五百貫 翰林李士共賜一百貫左神
威神策龍武等三軍共賜 貫金吾英武威遠及
諸衛將軍共賜一百貫客省諸道奏事官共賜一百寔
委度支每節前五日準此數支付仍從本年九月九日
起給永為定制

十四年正月勅比來朝官或有諸處過從金吾衛奏
自今已後更不須聞奏

元和二年十二月宰臣奉宣如聞百官士庶等親友追
遊公私宴會乃晝日出城餞送每慮奏報人未舒自今
已後各暢所懷務從歡泰

天祐二年三月勅命宰臣文武百寮自今月二日後至十